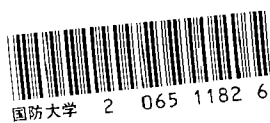


理性的对话： 分析哲学的分析

[英] L. 乔纳森·科恩 著
邱仁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理性的对话： 分析哲学的分析

[英] L. 乔纳森·科恩 著
邱仁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 Jonathan Cohen

The dialogue of reason: an
analysi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6—1428 号

理性的对话：
分析哲学的分析

[英] L·乔纳森·科恩 著

邱仁宗 译

责任编辑：汤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7.75 印张 19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50-887-0/B·92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将此书

献给史蒂文、丹尼斯、罗宾和朱丽叶

中 译 本 序

有些分析哲学家，如石里克和卡尔纳普，是实证主义者。另一些，如刘易士和普兰廷伽则不是。有些分析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和赖尔认为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另一些，如波普尔和罗尔斯则不这样认为。但是，把整个分析哲学统一起来的是，它全神贯注于对合理性的理性讨论，而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是对当代文化问题认真地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必须研究的哲学。它有助于促进科学研究、决策、语言使用、对自己精神活动的反思，以及所有其他智力问题领域中的合理性。它从不把目的强加于人们。但是，如果你已经选好了你的目的，你不能忽视分析哲学可使对这些目的的含义昭然若揭。

因此，由对这个问题具有广泛知识的邱仁宗教授来把我这本关于分析哲学的书译为中文，我对此感到格外高兴。我曾和他讨论了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并且我深信他的译文准确而可靠。我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学士院使他有可能到牛津呆上几个月以加速翻译过程。

牛津王后学院

L. 乔纳森·科恩

1990年7月26日

序 言

我在1982—84年间占有英国学士院人文科学讲席,和随后从王后学院获得一个学期的休假年,因而使撰写此书成为可能。乔纳森·阿德勒对我的最初草稿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使我感到有必要对它作出某些较大的修改。扬·麦克连使我能够考虑到分析传统以外的许多哲学家对于草稿中的种种论证的可能看法,因而我努力阐明有关段落。我深深地感谢这两位朋友,他们细心地阅读文稿,并花费时间去思考它。我也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的评论和批评,以及我在澳大利亚、中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新西兰、英国、美国和苏联等三十余所大学、研究所种种讲座、学术会议、专题学术讨论会、课程上宣读论文或作讲演(包括书中若干章节的初稿)时参加者的评论和批评。

本书几乎所有内容都是在这里首次发表。但§13的某些部分曾以俄文发表于《哲学问题》,1980年第2期,第143—156页;以中文发表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年第1期,第12—18页。第IV章的某些部分将发表于第7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论文集中。我要感谢编辑们不反对我把这些材料编入本书中。

帕特·劳埃德以她一贯的细心、耐心和精确性为我的手稿打字,而且打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又重打一遍。

除非上下文提示另外一种含意,代词‘他’在本书中应理解为‘他或她’的意思,代词‘他的’是‘他的或她的’的意思。

牛津王后学院 L. J. C.

1985年2月19日

目 录

中译本序

序言

I. 导论：分析和语言	(1)
§ 1 使分析对话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 ——信条、方法还是问题？	(1)
§ 2 语义上升和语义下降	(11)
§ 3 内容上的分歧代替方法上的分歧	(23)
§ 4 思想、意义和证实	(30)
§ 5 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认识论	(35)
II. 分析和推理	(46)
§ 6 分析是关于推理的推理	(46)
§ 7 绝对式和假设式、演绎式和归纳式哲学 推理的区别	(58)
§ 8 直觉的作用	(66)
§ 9 单称直觉对一般直觉的优势	(75)
§ 10 哲学是从相信过渡到接受	(82)
§ 11 什么时候可以不考虑直觉？	(87)
§ 12 为什么分析哲学家有不同意见？	(96)
§ 13 科学哲学是一种经验的探究吗？	(105)
§ 14 演绎主义和归纳主义是分析哲学中 交替使用的方法	(114)
III. 分析和合理性	(138)
§ 15 人是否有犯演绎错误的程序？	(138)

§ 16	人是否有犯概率推理错误的程序?	(145)
§ 17	反事实概率对非反事实概率的优势	(151)
§ 18	反事实概率的基础	(158)
§ 19	合理性的辩护	(167)
IV.	分析和计算	(180)
§ 20	计算机化是一种分析技术	(180)
§ 21	机械模仿和理解力模仿	(190)
§ 22	对思维语言的信息加工论证	(196)
§ 23	计算类比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	(203)
§ 24	心语的记号应该发生在神经元硬件上吗?	(208)
索引		(216)
译后记		(232)

I 导论：分析和语言

§ 1 使分析对话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 ——信条、方法还是问题？

内容提要：分析哲学该有一个比迄今为止所有的更好的理论基础。虽然鉴定分析哲学时受到参与分析哲学对话的历史限制，我们仍需要阐明使这种对话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信条、方法还是问题？

大多数哲学家会同意，哲学旨在明确解决其他学科不予讨论的基本问题。但是，这种表征虽然也许大致足以鉴定出一种熟悉的智力活动形式，可是过于含糊，在哲学上不能使人得到启发。因此，哲学探究本身的性质也是要求哲学解决的基本问题。当然，过分注意这个问题，正如过分注意任何其他方法论问题一样，可能阻碍实质性问题探究的进展。但是，哲学家有时无疑该向他们的学生、批评者、同事和自己，对他们自己从事的活动提供一个比较精确的解释——现在有时称之为‘元哲学’。其实，这种活动同样需要哲学方法论、分析和理性重建，正如自然科学或其他任何智力探究方式需要它们一样。哲学在本质上是自我批判的。

但是，可以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元哲学——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当一个元哲学家在他的智力共同体内对许多或所有当代哲学实践吹毛求疵并阐明其理由时，他选择的是进攻性的元哲学。也许，他也表述了一套新的纲领，甚至采取某些步骤去实行这个纲领。近来，反分析哲学家，例如罗蒂¹、凯克斯²，以及过去康德和

维特根斯坦这些杰出的革新家，都是选择这种进攻性的元哲学。

反之，防御性的元哲学设法在有关的智力共同体内，为某种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本书所从事的就是这种元哲学，专门讨论分析哲学。本世纪初，分析哲学本身是进攻性的，发表了它反对根深蒂固的哲学传统的宣言。现在反过来它受到了攻击，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用其他的纲领代替它。为了对付这些攻击，它理应有比迄今所给予的更好的辩护。

对分析哲学的合适的辩护达到三个互相密切联系的目标。其中两个集中于更大范围的智力共同体的判断，一个集中于分析哲学本身。为了满足外部对分析哲学的兴趣，这种辩护必须弄清实际上业已发展的种种分析活动的意义，也必须阐明种种活动具有何种价值。本书第Ⅰ、Ⅱ章旨在完成这种双重的目标。但是为了满足分析哲学内部的兴趣，这种辩护也必须对增强分析哲学的自我意识作出不小的贡献：它必须表明分析哲学的分析和解决某些实质问题如何息息相关，这就是本书第Ⅲ、Ⅳ章所要表明的。只追求前面两个目标而没有第三个目标，就会被谴责（从日常分析哲学的观点看来）为更关心形式而不是内容，或被谴责为满足于描述所有以前的分析哲学纯粹偶然的特点，而只追求第三个目标就会是回避一大部分当代分析哲学批评者提出的论辩。但是如果所有三个目标实际上都达到，辩护应该拥有充分的说服力。结果，要求急剧变革的理由比它的拥护者所设想的要软弱得多。

乍看起来，这种防御性元哲学似乎非常容易把事情弄妥当。人们会说，“你必须做的一切是，你把公认的分析哲学家的名单，限制在他们的工作符合你的理论基础的那些哲学家，于是成功就得到了保证。任何人的工作不符合你的解释，就可因他的研究不够分析而遭拒斥。结果，不管你用来鉴定分析哲学家的名单如何，你在分析哲学解释中获得的成功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幸好这种颇为悲观的预见并没有根据，因为根据这些话来看，任务的性质遭到了错误的理解。这一往直前的哲学运动并不

只是一系列的作者和他们的著作，而是继续不断的多方面的对话。无论如何，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是这样看待这个哲学运动的，有时甚至不惜夸大他们自己理解他们先驱到底在思考什么的能力。

当然，用独脚戏来传达信息、启发开导、安慰抚籍或供人娱乐是可能的。但是哲学的目的是说服，求助于共享的原理并欢迎批评。所以哲学是处于对话的框架内，这种对话或者是非正式的谈话，或者是正式的辩论，或者是在两个想象的剧中人之间，或者在先后发行的出版物中，一个撰稿人经过几分钟、几个月、几年甚至几个世纪，从另一个撰稿者那里把话题接过来。实际上，哲学的进步、衰落期、成就的顶峰只有根据对话以及个人对这种对话的质量变化才能评判。

正如凯克斯³最近所做的那样，人们有时抱怨哲学不像科学，从未表明意见越来越趋一致。他们说，并没有哲学知识的积累，柏拉图提出的主要问题今天仍在讨论。但是，正是这些基本问题的性质，它们不容许有普遍可接受的解决。这种解决只可能在大家都同意的前提或推理原则的合适框架内才有可能，而关于基本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引起，正因为这种框架并不存在。因此相反，哲学的真正进步不得不根据把哲学作为人们之间的对话来加以评价，而参加对话的人们不一定都共享同样的前提和原理。哲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进步，在于容纳新的问题以供讨论；在于更为广泛地比较对立的理论；在于说明和批判新的论据或更严格地讨论老的论据；在于更为仔细地探索概念上的可能性；在于更为连贯地或更为概括地发展学术观点；在于决定不留下不经推敲的假定的能力等等。反之，哲学衰落期的标志是，缺乏对广为接受的理论的挑战；减少讨论问题的多样性；混淆一度强调的重要区别；不关心一度承认的有力论证；不去探究有争议的原理一度公认的含义；或令人窒息的平静。

后面将更多地谈及哲学活动的这种辩证性质。这里有意义的是这种性质对初步划定探究领域界线的影响。人们不能只挑出那

些其工作适合某种预先设想的范式的哲学家来，因为引导人们的不是其前提未经证明就选择的一组名单，而是一段相对独立的对话。这段对话的边界由这样的事实独立确定：更充分的相互讨论和争论发生在和已经发生在某些哲学家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哲学家之间，即使我们可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找到许多有趣的哲学讨论和低层次的对话。因此任何有价值的哲学探究的理论基础，必须尊重它作出贡献的特定对话的有效界线。它不应声称或期望超出这些界限的哲学推理具有说服力，但是它应覆盖这些界线以内的整个对话。

那么，分析对话扩展多远呢？在它两千年的历史中，德国的弗雷格、波兰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英国的罗素和莫尔，他们的工作具有播种的响应，虽然更早的影响可追溯到玻尔扎诺、弗里斯、西奇维克和皮尔士等人。通过康德、休谟、莱布尼兹和许多其他人的工作可找到重要的连续性线索，一直溯至苏格拉底最初对定义的探索。在1918年以后的世界上从这些渊源中发展起来一种丰富多采的哲学讨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一份完全的、重要而有影响的人物名单必须包括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尔、赖尔、维斯德姆、亨普耳、莱辛巴赫、冯·赖特、蒯因、奥斯汀、斯特劳森、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海厄、罗尔斯、帕特纳姆、克里普克、拉卡托斯、威廉斯、达米特、欣蒂卡、帕费特，以及许多人。在理智目的或实质性学说上十分重要的区别，把许多这些思想家彼此区分开来。然而，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助手、弟子以及批评者的工作一起，组成界线相对清楚的对话。例如，卡尔纳普与波普尔和蒯因互换了许多批评，但很少与胡塞尔、海德格尔、波兰尼或德里达互换批评。而且，当严肃的讨论或相互批评业已发生在分析哲学家与局外人之间时，这些批评或讨论往往不能成为富有成果的且能继续下去的争论，而只是与会者偶然相聚的事件，正如1958年罗约蒙会议那样，不过是毫无结果地同意大家意见相左。

因此，尽管有一些交叉，分析哲学大体上不难和其他现代的哲学运动，例如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区别开来，或与本世纪在其他有影响的思想家例如阿奎那、黑格尔或马克思框架内进行的哲学探究区别开来。

但是，这里有关分析哲学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把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是一组问题、方法还是信条？大家广泛持有，即使隐含地或无意识地持有，以致它在对话中起着统一力——交流的前提——的作用。或者正像一个家庭中面部相似一样，这种表面的统一只是一种散在的不同的相似性？它是否仅是多种多样理智兴趣和实践网络的产物？这些兴趣和实践在不同的点上彼此交迭，而并不共有一个贯穿一切的原则？

那些满足于家庭相似解释的人，大概不会作进一步的探索。这种解释肯定吸引许多分析哲学家本身。当你在森林中徘徊时，你也许只看到树和树间的差异，而不是你在的森林和其他森林之间的差异。支持家庭相似解释的哲学家得提供证明，但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这种解释即使是正确的，也非常难以确立，比统一的说明难得多。谁也不能仅仅指出比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和卡尔纳普的哲学之间，或斯特劳森的哲学和蒯因的哲学之间的差异来确立这种解释。任何人也不能仅仅详细展示他们的兴趣和实践的重迭来确立这种解释。这种证据也许有助于解释分析运动不同成员之间互换批评的密集程度。但是，它无论如何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有某种心照不宣的统一的主题贯穿着整个运动。问题、方法或内容的明显歧异可能正由于以不同的方式探索这个问题：甚至一种疾病也可在不同条件下采取不同的形式。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必须指出有许多相互排斥的、但联合在一起穷尽一切的一致的解释，然后逐个地表明这些统一的解释对它所要完成的任务并不合适。但是证明种种可能的解释，对分析哲学和对某个领域的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困难。尤其是因为在这些解释的层次上，人类的探究是通过发明和研究新的假说进行的，新的假说作为一种反常对目前

接受或准备考虑的假说开始构成威胁。而且这就是本书论证的方式。如果这种论证失败，家庭相似的观点就会得到加强，但并不因此而证明正确。

有一种更易做的工作，将使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在历史上易于理解。人们可总结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观点，详细指出他们种种独创所在，并且找出渊源和影响的复杂模式。人们可以再适当参照其他一些文化事件和成就，它们似乎也曾影响过分析哲学，或者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例如逻辑的数学化（布尔、弗雷格、罗素），实验心理学的兴起（冯特、詹姆士、华生等），牛顿力学的被推翻（爱因斯坦、海森堡等），高能计算机的发明（图灵），或语法理论的革命（乔姆斯基）。这样一种解释不仅可能正确描述组成这一对话的种种哲学活动；而且可以把每一新的哲学进展，或原来进展中每一新的转折，安置在一目了然的来龙去脉之中。这将帮助读者理解已经发生了什么，正如一本好的科学史书帮助他理解 17 世纪（比方说）运动理论的发展。因而得到解释的是人类智力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或许多系列的事件。

但是，这完全不是本书设法达到的解释和理解。因为关于分析运动还要问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不考虑其人员构成，不考虑其时间序列，不考虑作用于它的外部影响。这里重要的是所说的内容，不是说出这些内容的时间或作者。具体地说，我们可以问：根据关于哲学问题、方法或学说的何种假定，所有或几乎所有有关的对话可被视为共具一个有特色的哲学目的？打个比喻，我们可以把 17 世纪初开普勒和伽利略在研究天体或地上运动的成就，和牛顿对这些发现的理论解释区分开来，牛顿实际上回答的是非历史的科学问题：根据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何种假定可把天体和地球上的力学看作单一科学理论的不同组成部分或推断？无疑，牛顿的问题是科学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可是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成功，比一个哲学家试图达到的成就更为惊人、更为确定得多。然而，尽管有这明显的差异，这个类比可用来澄清，本书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对分析运动的历史解释所提出的问题有多大的不同。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许多点上触及实质性的哲学问题，这进一步说明了这个不同。哲学史仅是一般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并且服从和这种向后看一致的标准。但是，正如业已指出的，元哲学要是不时常触及当前第一流哲学讨论中的问题，便是空洞无物或陈词滥调。因此，在走向结论的途中，本书将顺便谈及许多有关思想、信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

再者，值得指出的是，在对资料进行思考的每一个层次上，要求作更深入的理论理解迫使我们不去顾及某些表面或无关的区别，以便发现更根本的统一性。在思考的较低层次上，这种做法的成功鼓励我们在较高层次上也这样做。例如，必须把冰、水和蒸汽理解为同类物质（虽然温度有差异），以便用化学理论代替博物学。例如应该把道尔顿和拉瓦锡这样的一些人看作至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目的，以便让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有活动余地。同样，应该把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看作具有共同智力目的，以便分析哲学史腾出空间给它的哲学。

举例来说，对分析哲学哲学问题的解答太平常，许多人必定认为它是老生常谈。人们往往告诉我们说，分析运动的独特特点是在于它坚持这样的方法论原则：最好把哲学问题看作是，或归化为思想的语言表达问题。于是语言学意义的性质成为哲学家要考虑的中心问题。它被认为开启所有主要问题解法的关键，因为人们认为最好把那些问题看作意义问题。这一直既是分析哲学反对者抱怨的重点，也是分析哲学支持者最通常的自白。实际上，正如达密特近来一再陈述的那样，这种教条是如此根深蒂固，许多人认为它不可能受到来分析运动内部的挑战。达密特写道：

仅仅由于弗雷格，哲学的合适对象才得以最终确立：这就是说，首先哲学的目标是分析思想的结构；其次，思想的研究迥然不同于思维心理过程的研究；最后，分析思想唯一合适的方法在于分析语言……这三条宗旨是整个分析学派共

同接受的。^①

莫尔对这个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不正是他特别煞费苦心地探究他的新黑格尔主义同代人的断言可能意味着什么吗？弗雷格、罗素、列兹涅夫斯基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不都是以种种方法设法表征逻辑上理想的语言的结构吗？维也纳学派的证实主义不就是通过意义标准对合理性施加限制吗？卡尔纳普及其弟子的所有工作不都是集中于逻辑上明确的科学语言的重建吗？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和奥斯汀不是研究由于自然语言以种种方式作为交流和自我表达手段而产生的问题吗？甚至蒯因的哲学，由于他拒斥分析句和综合句的区别，不也是代表一种对意义之谜的系统关注吗？

对这些明显的特征提出质疑是荒唐可笑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运动，语言学论点就因此而是正确的。即使不是在历史探究内，而是在哲学探究内，把这些语言学问题看作更为广泛地贯穿一切的问题的一些特例，可能有重大的益处。正如牛顿向我们表明的，哥白尼及其同代人以为他在研究行星运动几何学，其实他是在研究引力现象。

事实上，有强有力的理由拒斥语言学论点。但是，这个论证不应是对在这个论点支持下提出的一切理论的一揽子批评。这个论证也不反对这样的主张：许多传统哲学问题的重要方面可富有成果地看作意义问题。的确，本世纪我们从这种处理学到的东西，比从拒斥它的那些人学到的东西多得多。本书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哲学家一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不如说是分析哲学家应该如何理解或描述他们正在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本书不是意在从某种非分析哲学观点来攻击分析哲学，而是通过更新它的本体意义从内部来加强它。在分析运动的早期阶段，人们积极地讨论了有关治疗分析、概念澄清、语言地理学^①、理性重建、逻辑形式

^① 赖尔的隐喻，用来论证像心和身不属于同一范畴，像地理上的不同地方。——译者

体系、编制规范符号体系等种种元哲学理论。这些讨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逐渐消失，让位给实质性哲学分析的巨大扩展。所以现在，由于这种扩展的成果，我们处于更好的地位来讨论其隐含的根本纲领。

在这一方面，人们可以把我们处境的变化同如下的区别作一比较，即在现代科学起步时弗朗西斯·培根和雷奈·笛卡儿这些哲学家的纲领性立场，与经过对三个世纪的科学进步进行反思后的当代科学哲学家的观点之间的区别。正如现在已有多得多的知识基础供科学探究的哲学分析一样，现在（虽然按照加速的时间尺度）也有多得多的知识基础供哲学探究的哲学分析。正如经过三个世纪科学终于随着专门学会、杂志、鉴定合格、基金捐赠等体制的发展而专业化，分析哲学在本世纪也已经历类似的过程。

当然，正如业已指出的，在许多早期哲学家中，已有一些分析线索（正如 1600 年以前已有科学一样）。但是这些线索同种种非分析的论题纠缠在一起。某种原始的心理学往往与认识论混在一起，宇宙学与本体论、神学与形而上学、经济学或人类学与政治哲学混在一起等。比较纯粹的哲学分析例子不易在本世纪之前找到（正如炼金术、占星术、宗教等往往与早期科学理论混在一起一样）。

因此，元哲学家现在去寻找分析哲学表面上的多种多样和复杂的相互联系后面统一性的根本原则，与 19、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家追随休厄尔去寻找“自然科学”一词覆盖的广泛探究领域内的根本统一性一样合情合理。无疑，这种哲学探索，不把历史学家该描述的凌乱细节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化和理想化，可能决不会成功。但是在这方面，科学哲学家和元哲学家的处境，并不比从博物学进到物理理论的科学家更糟。

结果是，为了令人满意地表征分析哲学，我们首先需要把注意力从分析哲学中所采纳的实质性学说（一个时候主要是实证主义学说），以及从分析哲学中所采用的探究和阐述方法（往往是语